

战国纵横： 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4

点化二子，
苏秦张仪舌战群雄

寒川子 著

长篇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读客

目 录

第一章 鬼谷子说天下，二子破情关下山	1
第二章 孙臆庞涓联合作战	46
第三章 琅琊台论剑，张仪的无间道	89
第四章 张仪巧施连环计，楚越相争	134
第五章 破釜沉舟，苏秦卖家产夜奔秦国	173
第六章 道破天机，苏秦论时局一鸣惊人	214
第七章 设毒计，庞涓辣手害孙臆	253

第一章 鬼谷子说天下，二子破情关下山

孙臆下山之后的头几日里，鬼谷四子的草舍里更见冷清。苏秦、张仪都如换了个人，一连数日，要么抱头大睡，要么并膝呆坐，要么进山闲逛，谁也不想看书，嘴巴上如同贴了封条，连走路都是低垂脑袋，脚步拖沓，状如落魄失魂。

如此这般连过了七日，张仪终是憋不住，于一日午后推开苏秦房门。苏秦正在席上闭目打坐，听声响知是张仪，眼皮不抬，依旧端坐如初。

张仪凝视苏秦一阵，见他仍无动静，重重咳嗽一声，开始他的习惯动作，绕对手兜圈子。通常情况下，兜三圈也就够了，这日却是不同，张仪不停地兜，边兜边将两眼锁住苏秦，步伐走得极慢，好像对方是个怪物。

苏秦依旧端坐不动。

不知兜有多少个圈子，张仪终又强忍下来，拔腿走出门去，顺手拉上房门。张仪在外面的草坪上埋头又转一会儿，看样子实在憋闷，猛然迈开大步，噌噌几下再次走到苏秦门前，“通”的一声将门踹开，径直走到苏秦跟前，动作夸张地并膝坐下，从喉咙深处重重咳嗽一下，大声说道：“我说苏兄，我们还是说句话吧！”

苏秦睁开眼睛，望向张仪，嘴巴未张，眼神却在告诉他：“说什么呢？”

张仪嘿然一笑：“你说孙兄他——走就走吧，还勾魂，看把苏兄整得远看像根枯木，近看像具僵尸！”

苏秦复将眼睛闭上，身子却动了动，屁股朝后挪有一寸。

张仪看在眼里，扑哧笑道：“说是僵尸，有点屈了，改称活肉吧，这个确切点，苏兄毕竟能动，只是没有精气神而已！”

苏秦再度睁开眼睛，回应一句：“是说你自己吧。”

“好好好，”张仪笑道，“就算是说我自己吧！无论如何，只要苏兄能开金口就成。”

“贤弟有话，这就说吧。”苏秦淡淡说道。

“我想说的是，”张仪提高声音，“这个天下真有意思！”

苏秦斜他一眼：“贤弟何出此言？”

“庞涓那厮还没弄明白子丑寅卯，急匆匆地就出山了。真也奇怪，在下做梦也未料到，仅只一年，就他肚里那点货色，竟然也能封侯拜将，荫妻乘龙，大红大紫呢！”

苏秦不屑地白他一眼：“我还以为贤弟说出什么骇世之语呢，不想却是这个。”

“再观孙兄，”张仪也不与他强辩，顾自说道，“尚未出山，嚯，瞧这威势！太子亲临，重金礼聘，前簇后拥，车马塞道！”

苏秦埋下头去，沉默不语。

“你说说看，”张仪激动起来，“你我与二人一同进谷，不是吹的，无论哪一点，总也不比他们差吧！”

苏秦轻叹一声，闷在那里。

“我说苏兄，”张仪将声音提高几分，几乎是在嚷了，“随便想想，要是你我出山，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苏秦抬起头来：“你说会是什么样子？”

张仪放声长笑：“天翻地覆，天翻地覆哟！”

苏秦再度埋下头去，沉默半晌，方才说道：“依贤弟看来，难道我辈皆已成器？”

张仪哈哈又笑数声，方才说道：“苏兄何能用此‘难道’二字？依庞涓之才竟然横扫列国，孙兄之才远胜庞涓，天下何人可敌？在这谷中，闭眼想想，你我二人纵使不济，也不至于逊色于孙兄吧。”

“贤弟之才，自在孙兄之上。”

“苏兄莫要谦逊，你我既已结义，就要说心里话。苏兄，你摸摸心窝，当初来这谷中，可为终老于山林？”

苏秦一惊，抬头望着张仪：“贤弟是说——”

“以在下之见，我们也当寻个机缘，下山大干一番！”

苏秦正欲说话，有声音从门外传来，不及扭头，童子已是闪进房门，望二人嘻嘻一笑：“是哪位师弟要下山？”

二人皆吃一惊，急忙起身，拱手揖道：“师弟见过大师兄！”

几年下来，不知不觉中，童子已经变声，长得跟张仪差不多高了，言谈举止也较先前成熟，但身上的一股童稚之气仍未消除。

看到二人震惊的样子，童子呵呵笑出两声，摆手道：“坐坐坐，我又不是先生，你们不必多礼。”见二人坐下来，眼睛瞟向他们，“说呀，师兄在候回话呢。”

见童子盯过来，张仪只好揖道：“回大师兄，是在下说的。”略顿一顿，“我跟苏兄连闷数日，有件事情想不明白，大师兄来得正好。”

“张师弟，”童子收回目光，微微一笑，嘴角外侧各显出一个浅浅酒窝，“这几日，你们存心下山，却又不好向先生张口，可是为这事儿吗？”

张仪略略一怔，点头。

“两位师弟过虑了。”童子的酒窝加深加大，声音却不无揶揄，“鬼谷之中，既没有安门，也没有上锁；先生既未硬请两位上山，自然也就不会扯住两位袍角，不让你们下山。两位师弟想走，随时都可上路，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？”

童子不软不硬几句话，把张仪噎了个上不来气：“这……”

“大师兄，”苏秦抱拳解围，“在下和张师弟并无此意。前几日孙兄下山，我们二人都很难过。方才念及此事，张师弟有所感喟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是吗？”童子转望张仪，“孙膑出山，张师弟是何感喟，可否说予师兄听听？”

张仪略想一下：“飞龙在天。”

童子笑道：“听这话音，张师弟这是困龙在山了。”

张仪又被噎个半死，凭他伶牙俐齿，竟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苏秦只好再度解围：“大师兄，师弟有感。”

童子两战皆胜，转过头来，笑呵呵地望着苏秦。

苏秦问道：“以大师兄之见，庞兄、孙兄可算成器？”

童子笑道：“当然算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苏秦略怔一下，“在下和张师弟呢？”

童子连连摇头。

“大师兄，”张仪急了，质问过来，“你凭什么说他们成器，而我们未成？”

“就凭这个，”童子手指二人，“他们二人已经下山，你们二人仍旧待在此地。”

“师兄此话不公！”张仪大声抗辩，“他们下山，是因为他们想下山。我们不下山，是因为我们不想下山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童子摆摆手，呵呵又笑几声，“本师兄来到此处，不是与你辩论的。要想知道成器与否，你们最好去问先生。”

话音落地，童子站起身子：“两位师弟，请吧。”

苏秦、张仪皆是怔了。

张仪嗫嚅道：“去……去哪儿？”

童子呵呵笑道：“去问先生呀。”

两人自然不敢为这事儿去见先生，因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肯挪窝。

童子沉脸催道：“先生正在草堂里等候你们，还不快走！”

见童子不是在开玩笑，二人急忙爬起，整过衣冠，跟童子走至草堂，果然望见鬼谷子端坐堂中，玉蝉儿坐在斜对面。童子径走过去，在先生身后稍偏的位置上站定。

二人叩拜，鬼谷子示意免礼，二人迟疑一下，挨住玉蝉儿并膝坐下。

鬼谷子笑吟吟地望着苏秦、张仪，直入主题：“前几日，你二人想必见到荣华富贵了。”

见先生出口即问这个，苏秦、张仪哪里还敢说话，个个将头埋下，惶然失措的样子，就像是闯下大祸的孩子。

鬼谷子不无慈爱地微微一笑：“老朽问你们，是否也想下山？”

苏秦、张仪将头垂得更低。

“怎么不说话呢？”鬼谷子似已揣知他们的内心，不依不饶。

二人越发不敢吭声。

“回稟先生，”童子插进来道，“他们不好开口，童子代答。方才童子去时，两位师弟正在商议何时出山之事。”

“大师兄——”张仪脸色紫涨，急欲制止。

“张师弟，”童子呵呵笑道，“心里有话，该在这里说才是。方才你不是说，你二人的才华丝毫不逊于孙臆和庞涓吗？你不是认定你们二人已经成器了吗？”

张仪大窘，垂头嗫嚅道：“先生，弟……弟子……”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转向苏秦：“苏秦，你是否也是同感？”

“是的，”苏秦老实点头，“看到庞兄、孙兄际遇如此，弟子确有感怀。”

“张仪，”鬼谷子转向张仪，“是则是，非则非，鬼谷之中，用不着藏藏匿匿。”

张仪垂头应道：“是。”

“再说，”鬼谷子接着道，“你也没有说错。就老朽所察，你二人所悟，应该不在庞、孙之下，如果他们算是成器，你二人理当成器。”

苏秦一怔：“先生是说，我们二人尚未成器？”

鬼谷子微微点头：“不是尚未，是远未。”

张仪不服了，抬头辩道：“既然我们不比他们差，先生为何说他们已经成器，而我们远未成器？”

“好吧，”鬼谷子直望过来，“你想知道原因，老朽这就说予你听。老朽问你，如果你二人出山，何以存身立命？”

张仪应道：“我们既习口舌之学，自当以口舌之辩存身立命。”

“口舌有巧有拙，辩才有高有低，老朽再问，你二人辩才如何？”

张仪不假思索：“巧设机辩，无理亦胜三分。”

鬼谷子摇头：“此辩可以说人，不可说家。”

“那……”张仪接道，“出口成章，言必成理，自圆其说，滴水不漏呢？”

鬼谷子再次摇头：“此辩可以说家，不可说国。”

张仪急了，抓耳挠腮，有顷，侃侃陈辞：“察言观色，趋吉避凶，择善者而说之，择不善者而避之。”

鬼谷子又是摇头：“此辩可以说国，不可说天下。”

张仪大惊，目视苏秦，见他也是目瞪口呆。

鬼谷子笑问二人：“你二人还有何辩？”

张仪、苏秦皆是摇头。

“呵呵呵，”鬼谷子呵呵连声，“还要再问答案吗？”

苏秦、张仪又是摇头。

“你们嘴上不问，心里却是不服，”鬼谷子依旧微笑着，慢悠悠道，“老朽这就告诉你们。器有大小，术有专攻。庞涓、孙臆所习，皆为兵学。兵学之要在于应对天下战争。天下战争，皆可具体为事，是以兵学亦称事学，有战即事来，战毕即事去。口舌之辩却是不同。口为心之窗，舌为心之声，口舌之要在于应对天下人心。善于口舌者，首服人心。而人心瞬息万变，根本没有规矩方圆可循。”

苏秦听得入迷，急不可待地问：“请问先生，如何方能服心？”

鬼谷子应道：“若要服心，首要入心。言语入心，小可心想事成，大可化干戈为玉帛；言语不入心，小可反目成仇，大可伏尸累万，血流成河。”

张仪急问：“如何做到入心呢？”

“把握命运。”

二人陷入苦思，有顷，苏秦抬头：“这……弟子愚笨，还请先生详解。”

“所谓命运，”鬼谷子开解道，“可分三类，一是个人命运，二是邦国命运，三是天下命运。把握一人命运者，可入一人之心，服一人；把握邦国命运者，可入一国之心，服一国；把握天下命运者，可入天下之心，服天下。”

苏秦埋头又想一时，仍是不解：“请问先生，三类命运是一样的吗？”

鬼谷子连连摆手：“要是一样，就不是难事了。这么说吧，就一人而言，所处环境是命，所逢机遇是运；就邦国而言，周边环境是命，所逢天时是运；就天下而言，所处天时是命，天下大势是运。《周易》之所以占往察来，是因其演绎的是命运的生息转化之道，是以知《易》可知天下。”

张仪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弟子如何才能把握天下时运？”

“审时度势！”鬼谷子一字一顿，“换言之，审天下之时，度天下之势。”

张仪追问：“何为天下时势？”

“所谓天下之时，就是天下大势的运动趋向。所谓天下之势，就是推动天下大势的各种力道。如果把天下比做大海，风向是时，因风而动的潮流是势。把握时势，就是弄潮。天下时势，扑朔迷离，神鬼莫测，瞬息万变。圣人知时识势，因时用势，因而治世。奸贼逆时生势，因而乱世。”

鬼谷子高瞻远瞩地道出这番宏论，苏秦听得呆了，好半天，方才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如何做到知时识势，因时用势？”

“明日晨起，”鬼谷子缓缓起身，“你们可随老朽前往猴望尖，站在那里，你们就都知道了！”转对玉蝉儿，“蝉儿，陪老朽谷中走走。”

玉蝉儿起身，搀上鬼谷子的胳膊，缓缓走出草堂。

回草舍的路上，苏秦、张仪一前一后，双双耷拉着脑袋，每一步似有千斤重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苏秦一直躺在榻上，两眼死死地盯着天花板，真像一具僵尸，只有两只大脚丫子无意识地碰来碰去。

迎黑时分，张仪推门进来，在屋中转有不知几圈，终于停住步子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，苏兄你说，学问这东西，还有个底吗？鬼谷里用功四年，本以为熬到头了，让先生这么一说，嗨，原来这只是个开端！”

苏秦依旧将两眼盯在天花板上，毫无反应。

“唉！”张仪发出一声更长的叹息，“夏虫不知秋草，张仪服了！”

又闷一时，张仪将脚猛地跺在地上，仰天叫道：“服了，服了！张仪真正服了！”

溪边小路上，玉蝉儿搀着鬼谷子，越走步子越慢。

鬼谷子停住步子，笑吟吟地望着玉蝉儿：“蝉儿，你心里好像有话要说。”

玉蝉儿亦回一笑：“回稟先生，蝉儿有一事不明。”

“哦，”鬼谷子依旧微笑，“何事不明？”

“去年庞涓下山，先生没说什么，听任他去了。今年孙臆下山，先生仍旧没说什么，又听任他去了。张仪、苏秦想下山，先生为何却要说出这番话来拦阻？”

“方才老朽已经说了，庞、孙二人只是谋事，苏、张二人却要谋心，蝉儿难道没听明白？”

“这是先生故意说予苏秦、张仪听的。兵学涉及方方面面，上至国君，下至兵卒，哪一人都有心，哪一心都得服。仅是谋事之说，断非先生本意。”

鬼谷子凝视玉蝉儿，点头赞道：“蝉儿，你能想至此处，实令为师欣慰。”走到溪边一块巨石上，目视溪水，沉吟良久，长叹一声，“唉，随巢子说得不错，天下不能再乱下去，而要结束这场乱象，必须经由大智慧之人。”

玉蝉儿眼睛大睁：“先生是说苏秦、张仪？”

鬼谷子点头。

“就他俩——”玉蝉儿不无疑惑地望着鬼谷子，“能行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鬼谷子又出一叹，“眼下还不行，这也是老朽拦阻他们的原由。可时运所推，此二人责无旁贷。”

玉蝉儿心头一震，沉思许久，抬头又问：“依先生之见，天下乱象，当如何收拾？”

鬼谷子长吸一口气，又缓缓吐出，目视远方：“天下混乱，皆因势生。势众必相冲，势乱必相混。乱势冲混，天下如何能治？若欲收拾天下乱象，使世道安泰，当从根本着手，驱使乱势归一，一统山河。”

“如何方使乱势归一呢？”

“蝉儿所问，正是苏、张二人欲做之事。”

玉蝉儿惊道：“先生，此等大事，需中流砥柱之力，苏秦、张仪他们……有吗？”

“这就要看二人的造化。”鬼谷子缓缓说道，“不过，依老朽观之，二人虽无中流砥柱之力，却有两件宝物甚是可贵，一是浩然正气，二是智慧过人。有此二宝，当可引领众势了。”

玉蝉儿惊讶地望着鬼谷子：“浩然正气，张仪也有？”

“是的，”鬼谷子点头，“就在他的精髓里。不过，他的这股正气，若无苏秦，或难冲出。一如庞、孙，苏、张二人亦当是相知相争，相辅相成。”

听闻鬼谷子这席话，玉蝉儿如拨云见日，心底澄明，点头道：“苏、张二人果成此功，当是天下之福。”又顿一顿，抬头望向鬼谷子，“只是，纵使苏秦、张仪有所造化，能够引领众势，这个纷乱天下……真能一统吗？”

“应该能的。”鬼谷子郑重点头，“方今天下乱势横冲，乱象纷呈，皆是虚像。若以慧眼视之，天下大势只有一个趋向，就是一统。”

玉蝉儿恍然悟道：“先生是说，一统天下是大势所趋，苏秦、张仪如果出山，不过是顺势导势而已。”

“正是。”鬼谷子缓缓说道，“乱势横冲，恰如江河横流，若不导之，必将泛滥成灾。苏、张二人若能顺势利导，就可控制乱势，使万流归川，至海为一。”

“蝉儿仍有一惑，”玉蝉儿思忖有顷，眼睛再次望向鬼谷子，“假如实现一统，请问先生，天下真的就能国泰民安吗？”

“唉，”鬼谷子仰望苍天，长叹一声，“老朽心愿如此。有朝一日天下归于一统，是否真能国泰民安，实非老朽所能料定。要看天意啊！”

翌日晨起，猴望尖顶，天高云淡，寒意袭人。仙风道骨、白眉慈目的鬼谷子神采奕奕地率先登上崖顶，苏秦、张仪、玉蝉儿、童子四徒紧跟其后。

鬼谷子引领四人绕尖顶转一圈，径至崖前巨松下面，并膝坐在悬崖边上。众人纷纷在他两侧并膝坐了。师徒诸人放眼望去，但见远山近谷，霞光辉映，林海枫浪，晨雾锁谷，层峦叠嶂，群峰咸伏。

诸人望了一阵，鬼谷子将头转向张仪，沉声问道：“张仪，你可看到什么？”

张仪应道：“回禀先生，弟子看到远山了。”

“远山如何？”

“层峦叠嶂，飞云盘顶，若隐若现。”

鬼谷子将目光移向苏秦：“苏秦，你可看到什么？”

苏秦应道：“弟子看到崖下的深谷了。”

“深谷如何？”

“为晨雾所障，隐隐约约，弟子看不真切。”

鬼谷子转向玉蝉儿：“蝉儿，你又看到什么？”

玉蝉儿的眼睛半开半阖：“蝉儿看到远山之巅有棵巨松，深谷之下有条小溪。”

鬼谷子点点头，转向童子：“小子，你都看到什么了？”

童子二目全闭：“回禀先生，童子看到好多好多好玩的东西。”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：“你小子倒是眼尖，说说都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童子依旧闭着眼睛，缓缓说道：“蝉儿姐看到的那棵松树上有白鹤三只，一鹤口中衔鱼，二鹤鼓翅伸嘴，欲争抢之；谷底小溪边有小鸟两只，正在欢叫跳跃；近旁草丛隐一青蛇，正引颈企盼，欲跃而啖之——”陡然顿住，神情凝滞。

张仪、苏秦皆吃一惊，睁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望着童子。

张仪注意到童子根本没有睁眼，说话像在背书，如发现作弊似地嚷叫起来：“大师兄，没有看到就是没有看到，编什么故事？”

童子似是没有听见，依旧全神贯注，有顷，陡然叫道：“先生，蛇扑中了，小鸟正在扑腾呢！”

张仪大笑起来：“我说大师兄呀，你这越编越邪乎了。蛇在哪儿，也让师弟看看！”

童子依旧闭眼，但伸手指向崖下一处地方：“就在那儿！”

张仪伸头望去，依然是白云锁谷，莫说是小鸟，即使玉蝉儿所说的小溪，也不见踪影，呵呵笑道：“崖下除去云雾还是云雾，哪来什么蛇扑小鸟？”

鬼谷子不动声色：“张仪，你是用什么看的？”

张仪应道：“回先生的话，弟子是用眼睛看的。”

鬼谷子转对玉蝉儿：“蝉儿，你是用什么看的？”

玉蝉儿应道：“弟子是用直觉看的。”

鬼谷子转向童子：“小子，你呢？”

童子应道：“童子是用心看的。”

张仪、苏秦看看玉蝉儿，又看看童子，陡然明白原委，真正服了。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转向张仪：“张仪，这下明白了吧。用肉眼，你可看到眼前之物；用直觉，你可看到眼外之物；用心眼，你可无所不见。”将目光从张仪处移开，转向苏秦，然后又转向张仪，“昨日谈及‘知时识势，因时用势’，若是换个说法，就叫观天下。”

苏秦、张仪一下子悟出鬼谷子要他们来此绝顶的真正目的，顿时双目圆睁，四只眸子眨也不眨地直盯着先生。

鬼谷子侃侃而谈：“观天下就如观这远山，视这深谷，不能单靠眼睛，要用直觉，要用心。观远山，不必上远山，看深谷，也不必下深谷。反过来说，若是真的上了远山，下了深谷，你只会观不见远山，看不到深谷。就好比钻进林中，但见树木，不见林莽。要想看到林莽，唯有站在此处绝顶，用眼望下去，用直觉望下去，再用心望下去。”

鬼谷子一席话如醍醐灌顶，苏秦、张仪心中皆是一亮。

苏秦应道：“弟子明白了，审时度势，须用心眼，不能用肉眼。”

“是的，”鬼谷子微微点头，“心眼也叫慧眼。口舌之学，在服天下；要服天下，须观天下；要观天下，须洞悉天、圣、人三道，须熟谙捭阖之术。你们四年所学，仅是嘴皮功夫，说人说家尚可，说国则显不足，若以之说天下，必贻笑大方。”

苏秦、张仪面面相觑。

有顷，苏秦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何为天、圣、人三道？”

“天道为自然之道，也即宇宙万物的生克变化之理；圣道为人世之道，也即安邦定国、天下大同之理；人道为人生之道，也即安居乐业、为人立世之理。此三道相辅相成，失此离彼。远天道，圣道困；远圣道，人道难。”

诸人各陷深思。

过有一时，张仪复问：“请问先生，何为捭阖之术？”

“捭即开，即言；阖即闭，即不言。捭阖之术，就是张口闭口之术，习口舌之学，知捭知阖，最是难得。”

张仪急道：“张口、闭口有何难哉？”

鬼谷子连连摇头：“难！难！难！”

苏秦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难于何处？”

“难于你必须知道何时应该张口，何时应该闭口；你必须知道应该张口时如何张口，应该闭口时如何闭口。宫廷之上，一句话入心，大功唾手可成；一句话说错，脑袋顷刻搬家。常言道，福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讲的就是这个理儿。”

苏秦怔了下，接着问道：“这……捭阖之术可有诀窍？”

“若要明白捭阖之术，先须明白捭阖之道。”

“何为捭阖之道？”

“捭阖之道，也即天、圣、人三道，就是宇宙万物的阴阳变化之理。任何事物，都离不开捭阖，也都可以用捭阖之道进行解析。阳为捭，阴为阖；白昼为捭，黑夜为阖；开始为捭，终结为阖；善为捭，恶为阖；春夏为捭，秋冬为阖；月圆为捭，月缺为阖；向上为捭，向下为阖；长生、富贵、荣耀、安乐、利益、希望为捭，死亡、贫穷、毁弃、痛苦、损失、失望为阖……”

“先生，”玉蝉儿抬起头来，望着鬼谷子若有所思，“可否这么说，凡与生相关，均为捭，凡与死相关，均为阖？”

鬼谷子微微点头：“有这么个意思，但捭阖之道远不止此，你们唯有慢慢体悟，方能明白其中妙理。”

张仪再问：“捭阖之道，具体到口舌之中，可有因循法则？”

“当然有，”鬼谷子徐徐言道，“捭阖之道，其因循可依阴阳变化法则。万物或捭或阖，或捭中有阖，或阖中有捭。具体到口舌之学，其法则是，凡朝成功方向的谋划，均叫捭，凡朝挫败方向的谋划，均叫阖。”

张仪恍然悟道：“先生之言，如开茅塞！”

“习口舌之学，捭阖之道就如一扇大门，你们唯从此门进入，方能领悟其中玄妙，方能掌握捭阖契机，方能做到何时张口，何时闭口，方能做到开口时如何开口，闭口时如何闭口。”

苏秦、张仪双双叹服：“弟子受教了！”

自于猴望尖得传捭阖大道之后，苏秦、张仪再也不提下山之事，于谷中日夜感悟。每有所得，二人就在一起研讨，精进神速。数月之后，二人观物察事一如玉蝉儿，学会了如何使用直觉。又过数月，他们竟也赶上童子，能以心眼观物。

流光如梭，转眼又值深秋。朔风吹来阵阵寒意，催红漫山秋叶。秋叶一片片落下，鬼谷林中，部分树木已近光秃。

这日午后，玉蝉儿正在草堂中看书，一股冷风呼啸着吹开房门，袭入草堂。玉蝉儿陡然受凉，情不自禁地打个喷嚏，起身关住房门，拿木棍顶上，返回洞中闺房，打开衣箱，取出一套秋衣加在身上。

玉蝉儿复至草堂，正欲坐下，忽听天上传来大雁的“呱呱”叫声。

玉蝉儿猛然想起什么，心儿就如被人揪住似的，只几步跨到门口，打开房门，冲到外面的草坪上。

玉蝉儿放眼望去，但见万里晴空点缀朵朵白云，一行大雁正从头顶掠过，排成人字队形飞过鬼谷。姬雪的声音亦随着一声声的雁叫响在耳边：“雨儿，燕地遥远，阿姐这一去，此生怕是再难回来了。阿姐想念你时，就会把心里的话儿说予大雁，大雁最是守信，定会把阿姐的话儿一丝不差，全捎予你。雨儿，秋天到来时，只要你看到南飞的大雁，可要用心去听……”

玉蝉儿正在回想，雁阵已是掠过头顶，飞向南面山顶。玉蝉儿紧追几步，眼睁睁地看着雁阵没入山后，那串“呱呱”的叫声也渐响渐弱，再也听不到了。

山谷重归静寂。

玉蝉儿的泪水倏然而出，正自伤怀，又有两行雁阵由北飞来，呱呱叫着，掠过她的头顶。玉蝉儿精神一振，两眼直直地凝视它们，目送它们再次消失在南山之巅。

又候一时，看到再无雁阵，玉蝉儿轻叹一声，走回草堂，取出琴匣，拿出姬雪临别赠她的七弦琴，轻轻抚摸。

玉蝉儿手抚琴弦，泪下如雨，喃喃哽咽道：“阿姐，雨儿看到大雁了，它们告诉我，它们看到你了，它们看到你站在它们面前。可你望着它们，什么也没有说……什么也没有说……阿姐，你心里有话，为何不对雨儿说呢？阿姐……雨儿想你啊！”

玉蝉儿悲泣有顷，缓缓起身，抱琴走到户外，在草坪上并膝坐下，面朝北国方向，轻轻弹奏起来。

一阵风儿吹过，一片秋叶飘零，落于琴上，复被风儿拂走。

琴声初时低沉，如鸣如咽，而后如急风骤雨，再后如雁语声声，又如流水淙淙，声声呢喃，最后如浮云掠过，陷入一片死寂。

两百步开外的小溪旁，苏秦、张仪并肩呆坐于一块巨石上，各闭眼睛，全神贯注地倾听玉蝉儿的琴声。

鬼谷子与童子散步归来，看到二人，亦走过来。苏秦感觉有人，睁眼一看，见是先生，翻身欲拜，被鬼谷子伸手制住。张仪则完全沉浸于玉蝉儿的琴声里，两行泪水悄无声息地滴下，滑落在石头上。

鬼谷子跨上石头，并膝坐下。张仪猛然发觉，打个惊愣，忙拿衣袖抹去泪水，坐拢过来。

鬼谷子眼望张仪：“张仪，在听什么呢？”

张仪应道：“回先生的话，弟子在听师姐弹琴。”

“琴声如何？”

“感人肺腑，催人泪下。弟子听琴无数，唯有今日琴声令弟子心颤。”

“是的，”鬼谷子点头道，“老朽看到了。”转问苏秦，“苏秦，你也在听蝉儿弹琴么？”

苏秦应道：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琴声如何？”

“如泣如诉。”

“哦？”鬼谷子抬头，“可曾听出她在泣什么？诉什么？”

苏秦摇头：“弟子听不真切。”

“嗯，”鬼谷子赞道，“你能听出，已经不错了！”

张仪心里一动，急切问道：“敢问先生，师姐在诉说什么？”

鬼谷子转向童子：“小子，你来说说，你的蝉儿姐在诉说什么。”

童子正在闭目倾听，听到鬼谷子发问，头也未扭：“回先生的话，蝉儿姐在跟大雁说话。”

“大雁？”张仪略怔一下，恍然有悟，不无叹服地点头道，“嗯，大师兄说得极是，刚才师姐看到大雁南飞，这才出来弹琴。”

鬼谷子没有睬他，继续问童子：“你的蝉儿姐在对大雁说些什么呢？”

童子又听一阵，摇头。

张仪急问：“先生能听出她在诉说什么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鬼谷子缓缓说道，“她在诘问大雁为何不守信用，为何不把该捎之物捎来。”

“该捎之物？”张仪打个惊愣，“请问先生，大雁能捎何物？”

鬼谷子瞥他一眼：“你要关心这个，最好去问蝉儿。”

张仪知先生已经揣出他的心意，脸上一热，急急垂下头去。

“先生，”苏秦解围道，“如此细微之境，弟子能否听懂？”

鬼谷子应道：“只要用心，自然能够听懂。”

“如何用心？”

“将心比心，心心相印。”